

<<妈妈是棵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妈妈是棵树>>

13位ISBN编号：9787301151204

10位ISBN编号：7301151209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

作者：曹文轩

页数：13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妈妈是棵树>>

内容概要

而人类是不能没有仪式感的。

仪式感纯洁和圣化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在那些玩世不恭、只知游戏的轻浮与浅薄的时代，有了一分严肃，一分崇高。

于是，人类社会有了质量。

这是口语化的时代，而这口语的质量又相当低下。

恶俗的口语，已成为时尚，这大概不是一件好事。

优质的民族语言，当然包括口语。

口语的优质，是与书面语的悄然进入密切相关的。

而这其中，朗读是将书面语的因素转入口语，从而使口语的品质得以提高的很重要的一环。

朗读着，朗读着，优美的书面语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口语，从而提升了口语的质量。

朗读是体会民族语言之优美的重要途径。

汉语的音乐性、汉语的特有声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汉语成为一种在声音上优美绝伦的语言。

朗读既可以帮助学生们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感受我们民族语言的声音之美，从而培养他们对母语的亲近感。

朗读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淘汰那些损伤精神和心智的末流作品。

<<妈妈是棵树>>

作者简介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文学作品集有《红葫芦》、《甜橙树》等。

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天瓢》、《大王书》等。

《

<<妈妈是棵树>>

书籍目录

红菱船 说戏 芦荡深处的笛声鱼鳅 田野，空空荡荡金鲤鱼 金鲤鱼我家姐姐花一朵 梅纹的春天 白色的稻香渡纸灯笼 一头幸福的牛 江南银杏 奶奶走了妈妈是棵树 柳树的女儿 枯枝满天采芹

<<妈妈是棵树>>

章节摘录

红菱船 1 差不多每个地方上的文艺宣传队都是由这个地方上的学校提供剧本并负责排练的，桑乔既是油麻地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导演，也是油麻地地方文艺宣传队的导演。

桑乔的导演不入流，但却很有情趣，他不会去自己做动作，然后让人学着做，因为他的动作总不能做到位。

他嘴里对人说：“瞧着我，右手这么高高地举起来。

”但实际上他的右手却并未高高地举起来，倒象被鹰击断了的鸡翅膀那么耷拉着，人家依样画葫芦，照他的样做了，他就生气，可人家说：“你就是这个样子。

”于是，桑乔就知道了，他不能给人做样子。

这样一来，他倒走了大家的路子：不动手动脚，而是坐在椅子上，或倚在墙上，通过说人让演员自己去体会，去找感觉。

桑乔导演的戏，在这一带很有名气。

桑乔既是一个名校长，又是一个名导演人。

农村文艺宣传队，几乎是常年活动的。

农忙了，上头说要鼓劲，要有戏演到田头场头；农闲了，上头说只闲着没事，得有个戏看看，也好不容易有个工夫好好看看戏；过年过节了，上头说，要让大伙高高兴兴的，得有几场戏。

任何一种情况，都是文艺宣传队活动的理由。

油麻地地方文艺宣传队，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是与油麻地小学的文艺宣传队混合在一起的。

排练的场所，一般都在油麻地小学的一幢草房子里。

排练是公开的。

因此，实际上这地方上的人，在戏还没有正式演出之前，就早已把戏看过好几遍了。

他们屋前屋后占了窗子，或者干脆挤到屋里上看得有滋有味。

这时，他们看的不是戏，而是看的如何排戏。

对他们来说，看如何排戏比看戏本身更有意思。

一个演员，台词背错了，只好退下去重来，这有意思。

而连续上台三回，又同样退下去三回，这便更有意思。

一场不拉看排练的是秦大奶奶。

油麻地小学校园内，唯一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没有关系的住户，就是孤老婆子秦大奶奶。

只要一有排练，她马上就能知道，知道了，马上就搬了张小凳子拄着拐棍来看。

她能从头至尾地看，看到深夜，不住地打盹了，也还坐在那儿老眼昏花地看，为看得明白一些，她还要坐到正面来，这时，她的小凳子，就会放到了离桑乔的藤椅不远的一块显著的地方。

有人问她：“你听明白了吗？”

”她朝人笑笑，然后说：“听明白啦：他把一碗红烧肉全吃啦。

”要不就说：“听明白啦：王三是个苦人，却找了一个体面媳妇。

”众人就乐，她也乐。

今年的夏收夏种已经结束，油麻地地方文艺宣传队要很快拿出一台戏来，已在草房子里排练了好几日了，现在正在排练一出叫《红菱船》的小戏。

女主角是十八岁的姑娘白雀。

白雀是油麻地的美人。

油麻地一带的人说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儿，常习惯用老戏里的话说是“美人”。

白雀在田野上走，总会把很多目光吸引过去。

她就那么不显山不露水地走，但在人眼里，却有说不明白的耐看。

她往那儿一站，像裸临风飘动着嫩叶，还未长成的梧桐树，亭亭玉立，依然还是很耐看。

白雀还有一副好嗓子，不宏亮、不宽阔，但银子样清脆。

桑乔坐在椅子上，把双手垂挂在扶手上，给白雀描绘着：一条河，河水很亮，一条小木船人装了一船红菱，那红菱一颗一颗的都很鲜艳。

<<妈妈是棵树>>

惹得人都想看一眼；一个姑娘，就像你这样子的，撑着这只小船往前走、往前走，船头就听见击水声，就看见船头两旁不住地开着水花；这个姑娘无心看红菱——红菱是自家的，常看，不稀罕，她喜欢看的是水上的、两岸的、天空的好风景；前面是一群鸭，船走近了，才知道，那不是一群鸭，而是一群鹅；芦苇开花了，几只黄雀站在芦花顶上叫喳喳，一个摸鱼的孩子用手一拨芦苇，露出了脸，黄雀飞上了天；水码头上站着个红衣绿裤的小媳妇，眯着对眼睛看你的船，说菱角也真红，姑娘也真白，姑娘你就把头低下去看你的红菱；看红菱不要紧，小木船撞了正开过来的大帆船，小船差点翻了，姑娘你差点跌到了河里，你想骂人家船主，可是没有道理，只好在心里骂自己；姑娘一时没心思再撑船，任由小船在水上漂；漂出去一二里，河水忽然变宽了，浩浩荡荡的，姑娘你心慌了，姑娘你脸红了——你想要到的那个小镇，就立在前边不远的水边上；一色的青砖，一色的青瓦，好一个小镇子，姑娘你见到小镇时，已是中午时分，小镇上，家家烟囱冒了烟，烟飘到了水面上，像飘了薄薄的纱；你不想再让小船走了，你怕听到大柳树下笛子声——大柳树下，总有个俊俏后生在吹笛子……桑乔的描绘，迷住了一屋子人。

白雀的脸红了好几回，仿佛那船上的姑娘真的就是她。

这出小戏，就只有一把笛子伴奏，吹笛子的是蒋一轮。

桑桑最崇拜的一个人就是蒋一轮，蒋一轮长得好、笛子吹得好、篮球打得好、语文课讲得好……桑桑眼里的蒋一轮，是由无数个好加起来的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蒋一轮长得很高，但高得不蠢，高得匀称、恰当。

油麻地不是没有高个，但不是高得撑不住，老早就把背驼了，就是上身太长，要不又是两条腿太长，像立在水里的灰鹤似的。

蒋一轮，让人觉得高得好看，蒋一轮的头发被他很耐心地照料着，一年四季油亮亮的，分头，但无一丝油腔滑调感，无一丝阔小开的味道，很分明的一道线，露出青白的头皮，加上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就把一股挡不住的文气透给人了。

蒋一轮的笛子能迷倒一片人。

蒋一轮的笛子装在一块终年雪白的布套里，他取出笛子时，总是很有章法地将布套折好放到口袋里，绝不随便一团巴塞到裤兜里。

在蒋一轮看来，笛子是一个人，那个布套就是这个人的外衣，一个人的外衣是可以随便团巴团巴乱塞一处的吗？

蒋一轮在吹笛子之前，总要习惯地用修长的手指在笛子上轻轻抚摸几下，样子很像一个人在抚摸他所宠爱的一只猫或一条小狗。

笛子横在嘴边时，是水平的。

蒋一轮说：笛子吹得讲究不讲究，第一眼就看笛子横得水平不水平。

蒋一轮的笛子横着时，上面放个水平尺去测试，水平尺上那个亮晶晶的水珠肯定不偏不倚地在当中。

蒋一轮吹笛子从来不坐下来吹，这或许是因为蒋一轮觉得坐下来，会把他那么一个高个儿白白地浪费了。

但蒋一轮说：“笛子这种乐器，就只能站着去吹。

”最潇洒时，是他随便倚在一棵树上或倚在随便一个什么东西上吹，这时，他的双腿是微微交叉的，这是最迷人的样时刻。

桑桑每逢看见蒋一轮这副样子，便恨胡琴这种乐器只能一屁股瘫在椅子上拉。

《红菱船》的曲子就是蒋一轮根据笛子这种乐器的特性，自己作的。

蒋一轮自然吹得得心应手。

桑乔将《红菱船》已导演出来了点样子之后，就对蒋一轮与白雀说：“差不多了，你们两个另找个地方再去单练吧。

” 2 晚上，桑桑在花园里循声捉蟋蟀，就听见荷塘边的草地上有笛子声。

隔水看，白雀正在笛子声里做动作。

今晚的月亮不耀眼，一副迷离恍惚的神气，桑桑看不清蒋一轮与白雀，但又分明看得清他们的影子，蒋一轮倚在柳树上用的是让桑桑最着迷的姿势：两腿微微交叉着。

白雀的动作在这样的月光笼罩下，显得格外的柔和。

<<妈妈是棵树>>

桑桑坐在塘边下呆呆地看着，捉住的几只蟋蟀从盒子里趁机逃跑了。

微风翻卷着荷叶，又把清香吹得四处飘散，几支尚未绽开的荷花立在月色下像几支硕大的毛笔，黑黑地竖着，桑桑能够感觉到：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开放。

夜色下的笛子声不太像白天的笛子声，少了许多明亮和活跃，却多了些忧伤与神秘，夜越深越是这样。

路过塘边的人，都要站住听一会，看一会。

听一会，看一会，又走了。

但桑桑却总在听，总在看。

桑桑在想：有什么样的戏，只是在月光下演呢？

不知是哪个促狭鬼，向池塘里投掷了一块土疙瘩，发一声“咚”的水响，把蒋一轮的笛音惊住了，把白雀的动作也惊住了。

桑桑在心里朝那个投掷土疙瘩的人骂了一声：“讨厌！”

但笛音又响起来了，动作也重新开始了，如梦如幻。

过了一个星期，彩排结束后，桑乔说：“《红菱船》怕是今年最好的一出戏了。”

演出是在一个晴朗无风的夜晚，演出的消息几天前就已传出去了，来看演出的人很多，舞台就设在油麻地小学的操场上。

在通往油麻地小学操场的各条路上，天未黑，人便一缕一缕地往这边走了。

老头老太太，大多扛了张板凳，而孩子们心想：操场四周都是树，到时爬树上看吧，因此，他们大多就空了手，轻松地跑着，跳着，叫着。

油麻地小学文艺宣传队与油麻地地方文艺队的演出水平，是这一带最好的，因此，来看演出的绝非仅仅只有油麻地的人，差不多，引来了方圆十里地的人。

油麻地一些人家估计一些住在远处的亲戚也要过来，就多扛了一些凳子，因此，离演出还早，场地上就已放了无数张凳子了，看上去挺壮观。

化妆室就设在用做排练场的那幢草房子里。

来得早的人，就围在窗口门口看化妆。

桑乔手掌上涂满了各色油彩，演员们就从他手下，一个个地过着，若是过场的或不重要的，桑乔就三下两下地将他们打发过去，若是一个重要角色，桑乔就很认真，妆化得差不多了，就让那个演员往后退几步，他歪头看看，叫演员凑上来了让他再作仔细修改，就像一个作文章的人，仔细地修改他的文章一样。

乐队在门外已开始调音、试奏。

桑乔化妆着化妆着，心里总觉得今天好像有点什么事情，偶尔抬头看了一眼，一下看到了心神不宁的蒋一轮，他突然明白了：白雀还没化妆呢。

他问道：“白雀呢？”

“白雀还没有来。”

有人一旁答道。

桑乔在嘴里嘀咕了一声：“怎么搞的？”

该来了。

心想离演出还有些时间，就依然去给那些演员化妆。

蒋一轮屋里屋外不安地转悠已经好一会了，看看手表，离演出时间已不远了，终于走到桑乔身边，轻声说道：“桑校长，她还没有来。”

桑乔无心再去仔细化妆手里的一个演员。

说声“行了”，就丢下那个演员，对一个叫“二酸子”的演员说：“二酸子，你去她家找找她。”

二酸子上路了。

桑乔追出来：“快点！”

“唉！”

二酸子穿过人群跑起来。

演员、乐队以及围观的人，不一会就都知道了白雀未到，就把一句话互相重复着：“白雀还没有

<<妈妈是棵树>>

来呢？

”又过了一会，这话就传到了操场上，认识不认识的都在说：“白雀还没有来呢。

”觉得事情似乎挺重大，于是也就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兴奋。

二酸子过了一会回来了，对桑乔说：“白雀他父亲不让她来。

”桑乔问：“为什么？”

”二酸子不知为什么看了蒋一轮一眼，转而回答桑乔：“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两三个演员没化妆，桑乔说：“自己化妆吧。

”又对宣传队的具体负责人说：“准时演出，我去白雀家一趟。

”说完就走，一句话一半留在门里，一半留在门外：“谁都可以不来，但白雀不能不来。

”两盏汽油灯打足了气，“噗噗噗”地燃烧着，一旦高悬，立即将舞台照得一片光明。

演出准时进行，但台下的人一边看演出，一边就在下面互相问：“白雀来了吗？”

”台后的演员也在互相问：“白雀来了吗？”

”桑桑看到蒋一轮在吹笛子时，不时拿眼睛往通往操场的路上瞟。

好几回，蒋一轮差一点把曲子吹错了，幸亏是合奏，很用心的桑桑用胡琴将这些小漏洞一一补住了。

桑桑看到，蒋一轮用感激和夸奖的目光看了他好几回。

幕间，人们在空隙里几乎将询问变成了追问：“白雀来了没有？”

”又一个节目开始时，人们的注意力就集中不起来，场上的秩序不太好。

演员们开始抱怨白雀：“这个白雀，搞得演出要演不下去了。

”演了三个小节目，白雀还未到，人们从“白雀偶然疏忽了，忘了演出时间了”的一般想法上移开去，在问：“白雀为什么没有来？”

”都认为是有原因的。

便开始了猜测，心思就老不在台上演出的节目上，仿佛他们今天来这里，不是来看演出的，而是来专门研究“白雀为什么没有来”这样一个问题的。

当他们听说白雀是被她的父亲白三拦在了家中时，猜测就变得既漫无边际，又十分具体了。

台下一片唧唧喳喳，想看节目的人也听不太分明了，注意力反而被那些有趣的猜测吸引了。

因此，这时台上的演出，实际上已没有太大的意义。

台前台后的演员都很着急：“白雀怎么还不来呢？”

”忽然有人大声说：“白雀来了！”

”先是孩子们差不多一起喊起来：“噢——白雀来了——”大人们看也不看，就跟着喊。

众人都去望路上，台上的演员和乐队也都停住了望路上——月光下的路，空空荡荡。

<<妈妈是棵树>>

编辑推荐

无数的人问我：“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
” 我答道：“朗读——通过朗读，将孩子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 作者亲选全集作品精华
，并增加十余篇是最新作品。
作者首套配音朗读、彩色手绘作品。
突出生命、情感、成长、情趣、哲思、崇德、尚美、精神等主题。
朗读是一种高雅的姿态，朗读是一种神圣的仪式。

<<妈妈是棵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